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後錄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脩

聞見後録卷十

宋 邵博 撰

漢高祖以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於刀機陷穽之下置於安樂之地帝天下傳之子孫四百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稱斷蛇著符協於火德謬矣

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賛文班固云爾固賈誼傳不書過秦今史記陳涉

語下著過秦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歐陽公取馮道按道身事五主為宰相果不加誅何以為史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宜其取馮道也

韓信既破趙廣武君李左車降虜也乃西鄉而師事之古今稱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車如此曷不言於高祖尊用之一問攻燕伐齊之後則不知左車何在其姓名亦不復見於史矣如信故善鍾離眛眛亡歸信信遇之

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剄持其首以見高祖高祖罵曰公非長者子恐前之李左車如後之鍾離昧也信之不終宜哉

新唐史南詔語中海島溪峒間蠻人馬援南征留之不誅者謂馬留人今世猴為馬留與其人形同耳

舜一歲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世頗疑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北海至碣石又巡遼西

又歴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僅以百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世有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飡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貴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撿殊途勉

而為之必有疲瘠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引偽矣紹興以來宰相趙元鎮好伊川程氏之學元鎮不識伊川士資以進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無一言或就之則曰吾方思誠敬姑去為姦為偽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汙否則斥為不肖矣予恐後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遠居萬里外海島中高祖必欲其來否則發兵誅之横不敢違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長安無百里以高祖

之暴而子房謂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盍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羣之志初與高祖同髙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節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横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

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矛謂桓靈之時國命自閹寺出世既憤怨不平故處士抗正議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名太學諸生從之者至三萬餘人閹寺反謂別相署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隷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餘人皆死獄中或徙或廢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

天下為之騷動自古衣冠之禍未有也世説范滂等備忠孝之節者誤矣予得申屠蟠事賢其絶識先物智達明哲故表出之

禹後二世已失邦啓太康也周公後五世已殺君伯禽考公煬公幽公弟濞殺幽公自立也殷湯後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宮周武王後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漢高祖後一世有吕氏之禍唐太宗後一世有武氏之禍是數君者

豈無遺澤乎

漢武帝用杜周為廷尉詔獄連逮至六七萬人交所增加十有餘萬人唐武后鞫流人一日之中萬國俊殺三百人劉崇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兄弟也狐竹君之子也夷齊益謚云出論語疏出春秋少陽篇

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親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

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親覽天下之務可知矣
李勣病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生平勤苦僅能立門戶
遭不肖子蕩覆無餘我子孫今悉以付汝塋畢當居我
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
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至死不復更言予謂勣親見太
宗百戰取天下之難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遺高宗
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為后褚遂良郝處信等死
爭不可獨用勣此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唐之宗社

幾於覆亡何勣能慮其家而不能慮其國也勣眞鄙夫
也哉
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有詩
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盖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
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
著離騷漢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
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
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

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始終之意漢武帝乃加建元之號後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數更易其號寧有人君即位稱元年之後再稱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稱貞觀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終為近古云

唐太宗以讖欲盡殺宮中姓武者李淳風以為不可竟殺李君羨讖有一女子身長姓武其明白如此後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為皇后長孫無忌郝處信褚遂良力諫初無一語及武氏之讖何也武氏之變至不可言

司馬文正通鑑不書怪獨書此讖云

漢桓帝時或言民之貧困必貨輕錢薄改更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太學能言之士議之予嘗論國有政事何太學之士得議蓋其嘘枯吹生抑揚震動至此故竇武之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陳蕃聞王甫之變將諸生八千餘人拔刃以入范滂挾公議為計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諸生附之者三萬餘人卒成部黨之禍漢隨以亡豈但曹節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與國亂神州勢尚淺朝廷有施行太學諸生必起論之又舉合國人進斥大臣擊登聞鼓碎之廟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賴令天子中興加大號令始畏懾壞散不然其禍不在漢部黨之下矣

鮑氏云民有七亡豪傑大姓蠶食無厭一亡也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為豪强所忿恐致家禍故謝病去今

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踈矣

蜀于韋皐刻石文字後書皐名者必鐫其中僅可辯故宋子京書皐事云蜀人思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去其文尊諱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皐授故君長牒於皐位下書若皐字復塗以墨如刻石者蓋皐花字也當時書石亦用前名後押之制非蜀人鑱其文尊諱之如本 朝韓魏公書花字寫成琦字復塗以墨尚

可辨亦此體也

聞見後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聞見後録卷十一

宋　邵博　撰

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説於下方學者其折衷之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繁不録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晷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

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兹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右荀卿非七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

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得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

無悶非不恭也茍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陳仲子避兄離母曰仲子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蓋為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益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今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

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鶂鶂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疑孟子將朝王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信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

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疑孟子謂蚳鼃無言責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

無所事而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問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仁政者

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不謀於

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

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正之乎夫

軍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茍動不得

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

疑父子之間不責善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

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猶湍水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

人之性染有不善乎
疑生之謂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
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也羽
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
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疑齊宣王問卿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
其偪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同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
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

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然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

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
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簒亂之資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
飲食也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
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為
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
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
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謂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强焉而已矣夫仁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

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
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疑瞽瞍殺人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
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
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
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
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

皋陶矣舜惡得而竊之若負而逃於海濵皋陶猶可執也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内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子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濵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非孟子之言也

右司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其於顏淵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一不出於仁者是以知其終身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於其所處觀之此其所處者容有偽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偽之與真無以異而君子賤之何也有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

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無求無作志於心而已孟子所謂心勿忘據者可求可作之謂也依者未嘗須臾離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於道則物莫能留而游於藝則道德有自生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重輕何也曰禮信之於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荅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荅曰擇其殺人者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

禮而得妻者皆是縁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得食者皆是縁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為禮有時而可去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由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魯閭野人之語考之於書舜之事父母益

烝烝焉不至於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來如瞽瞍者葢亦有之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其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聞見後録卷十一

聞見後録卷十二

宋 邵博 撰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在上不免於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訓民之不幸而自蹈於死則有之吾未嘗殺也孟子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耳夫迫於聖

人而止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為高其閈閎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教人將以其實何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為性則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義為命則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

以可為不可以不可為可雖聖人不能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立然諾以為信犯患難以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也以不必

信為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為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為政嚴有及人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子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為惠人不以為仁葢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為政葢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於政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有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人之母也

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之害與
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為政豈能
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
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
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
譬之於醫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為藥可乎使
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拯梁王

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也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於桀紂盜跖至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為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囷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之可使灘湧上達激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

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為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即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天一為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為火而火非地二也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於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於三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夫苟相近則上智與下愚曷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論也曰雨於天者水也流於江河蓄於坎井亦水也積而為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使其清而飲之則不可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右蘇東坡云予為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為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偽而辨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吴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

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救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救鬬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或曰然則湯武不為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樹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莅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為簒弑也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臲卼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為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衆人之惡邪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邪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故荀鄉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問禹薦益於天下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有諸曰禹不知啓賢邪知而且以傳益邪父不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賢天下終歸之而讓以為名是偽也孰謂聖人而不明且偽也夫益亦不知啓賢不辭於禹禹崩而後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終不得為舜禹其無慙乎益與稷皋陶一體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則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如何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於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於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歷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可避乎舜禹未甞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偽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葢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有諸曰
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又
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是瞽
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
井之使乎其亦有所慮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
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於畎畝之
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法以治
之乎舜以父母之不愛號泣於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

得脫而遽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説而孟子之聽不聽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圭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伯出長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

或曰然則仁義無益於人者乎曰奚其為無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正相救厭然如宮商之應如畫繢之次禍亂日以消名

譽日以廣奚其為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意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於逆惡也

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其迂闊者乎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者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

聞見後録卷十二

聞見後録卷十三

孔子與賔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孟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誣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

欲自為雄茍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倡仁義之竿而湯武為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為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

者誰乎孟子自以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為齊卿無官職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齒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

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矣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

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

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介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强為之辭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彼悦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

可以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右李泰伯常語

毀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諸道非道則已蓋

子吾知其有以曉然合於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也而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於天下齊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數則過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為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茍可叛之則視孟之書猶冠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

若說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可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則可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功於名教非苟言焉

右陳次公述常語

孟軻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漠爾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

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於其書今常語驟有異於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譊譊也然譊譊者豈知二子之尊軻處常語亦尊之矣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沒於數百年矣初荀卿嘗一曰其非而抳於揚子雲及退之醇乎醇

之説行而後之學子遂尊信之至於今茲其道乃高出於六經常語不作孰為究明或曰子言則是矣如衆口何曰顧與聖人如何爾尚誰衆人之問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

右傅野述常語

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濵

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於田日號泣於旻天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由是觀之舜為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

秋然哉雖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臯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於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臯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

莫備焉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皋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於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皋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為君臣者必定義

莫髙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為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毁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唯舜臯陶乎

右劉中原父明舜

予讀韓愈書知其斥揚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自孟軻揚雄没傳其道而醇者唯韓愈氏而已然

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雖堯舜之聖猶咨嗟皇皇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決横流而放於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雖百夔禼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靈一作太虛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烏獸之不若也當周之亡辨詐暴横聖人之道偶不行於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

蝕運之常也復何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闢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於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力排楊墨止過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廢乎若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亦一家之小說爾又烏足謂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為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肆虐火其書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

通其說其爲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雷震於海内豈又由軻之辨之而後行邪故曰譽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子之道雖見侵毁作不由軻而益尊苟毁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

右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按謚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於殂落下終言之下文云月

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謂堯崩踰年見於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為三載服除後舜格於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為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於正月元日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云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啓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讓其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復至文祖

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闢之可謂醇矣其於論經義說世事知謀往往短局乖戾陋儒愛其詞簡意淺雜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馬遷云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說也鄭玄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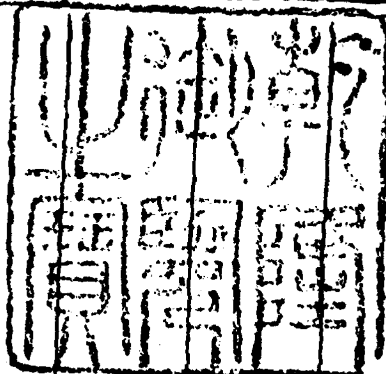
右劉道原資治通鑑外紀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於君家之於父學者之於孔子皆當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於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歸之於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衷於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考矣

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會官僚講孝經而讀孟子益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其何以傳道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德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俟講孝經畢日復講其已講之論語其入德亦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示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萬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時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

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誣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代之微而不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於孔子六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聞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宸扆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右鼂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聞見後録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後錄卷十四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聞見後録卷十四

宋　邵博　撰

陳叔易言王荆公得東坡表忠觀碑本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為不然司馬遷死其書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三王世家至元成間褚先生者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當時以其言鄙陋失遷本意荆公豈不知此而

以今三王世家為遷之書邪如議者多以司馬遷怨武帝故于本紀但著絶海求神仙大宛取馬用兵祠祭等事以為謗者非也

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世稱蘇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誣矣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而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予謂惟文

章英發前無古人者益當兼佩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遊者讀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于楚為最南狀與越相似僕悶則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含沙望影竊發動成瘡疣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渴果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

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邪故予為文至多未嘗敢有作之之意時東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發于文章已如此故黄門論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歐陽公謂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開廓勿造語及摹擬前人又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謂梅聖俞云讀蘇軾之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

地也又曰軾所言樂乃脩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歐陽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曰前進士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柳子厚記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其交

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不少貸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又喪母自傷其葬而不得歸也其窮阨可謂甚矣而輕侮好譏議尚如此則為尚書郎時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資如此云

柳子厚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郭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

來者果何人之頭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歐陽
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為門下士矣公
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
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
識路到不難是子固于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而子
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
繇公率也子開于歐陽公下世之後作子固行述乃云
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

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予以為過美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退之曰籍是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蘇東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有以也夫曾子開論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備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未能遠過也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

曰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學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子開之言類夸大子由之言務謙下後世當以東坡南豐之文辨之

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楊誨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東坡早得文章之法

于莊子故于詩文多用其語

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公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何屬于律書也伯夷傳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為閎深高古者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膽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詩似之

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竒怪蓋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竒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荆

公後修英宗實録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横之學云老蘇公云學者于文用引證猶訟事之用引證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則止矣或一人未能盡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若曰國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遠即羅池之人千萬年奉嘗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儀曹

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

英宗實録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禄寺丞與歐陽公之誌天子聞而哀之時賜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實録王荊公書也又書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蓋明允時荊公名已盛明允獨不見作辨姦以刺之故荊公不樂云

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髣髴况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

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鼂无咎所集續離騷皆非
是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歐陽公
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蘇叔黨
為葉少藴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
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于武王非聖人之論
者乎
予客長安藍田水壞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敎誌石校

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為妙語又城
中有發地得小狹青石刻瘞破硯銘長安又得退之李
元賓墓銘段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弘禮賣馬
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乎元賓文高
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石本乃意何為哉益嘆
石本之語妙歐陽公以下好韓氏學者皆未見之也
李漢于韓退之不曰子壻曰門人云退之之詩文漢所類
也如革華傳類本無之趙璘因話録云才命論稱張燕

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侍郎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其詞至鄙淺則革華傳非退之作明甚予謂凡李漢所不録今曰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

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為趙同范曄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為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古本問不違曾閔朱旗北斗閑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為文皆以今為茲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辯持言徵之説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為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彊不諱其父名也吕岱為吴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

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曰魁紀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記誌說論讚銘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有十九其評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又曰紹述于斯術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曰未有曰難曰極特取其不相襲耳不直以為美也故其銘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

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蓋斥班固而下相襲者

退之于文吝許可如此

聞見後録卷十四

閳見後録卷十五

宋 邵博 撰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為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之孫世尚其學一時之人不識耳

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

云雖多皆此類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至于時令斷刑正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啓言食味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雛雞極盛饌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為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渠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琴聰蜜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

東坡于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之詩為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呂微仲丞相作法雲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東坡書石不敢自言委甥王讜言之東坡先索其藁諦觀之則曰軾當書葢微仲之文自佳也

曾子固初為太平州司户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謄藁六七終不當伯

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于學矣

長安安信之子允為予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卷繭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後為張浮休取去

歐陽公謂蘇明允曰吾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之文吾意足矣嗚呼歐陽

公之足孔子之達杜子美之無恨韓退之之是也

李伸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為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覺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為五學士之首雖淩厲高蹈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卧泣下不能起

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為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

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數奏之時已彰虛偽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為涯等流涕而不敢辨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司馬文正公豔范蜀公取蘇翰林行狀作誌系之以銘翰林當書石以非春秋微婉之義為公休諫議云軾不辭書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銘蜀公之銘世不傳予故

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内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于黎民誕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訩訩險陂憸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鉏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

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謟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觀日親萬機勤勞百為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别白黒耆哲俊乂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慭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留乎山嶽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嗚呼公乎時既得矣道

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于斯哀哉

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于其學無少異矣退之作處州孔子廟碑以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

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其賢過于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迺云後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公以退之為謬論矣

眉山老蘇先生里居未為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為雅

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三公皆
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簡始知先生後東坡頴濱但言
忠獻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簡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簡薦
先生書嘗以問先生曾孫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簡夫
長安人以遺才命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上韓忠獻書
簡夫啟昨年在長安累獲奏記及入蜀來路遠頗如疎
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
向年自與尹師魯別不幸其至死不復相見故居常恨

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極在西南而東距眉州尚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攜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簡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為時所信重無以發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于韓公然後決不埋没矣重念簡夫阻遠門藩職有所守不獲搢版約袂疾趨快讀

洵文于几格間以豁公之親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近張益州安道薦為成都學官未報會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自袖所業求見節下願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為不遇也上張文定書簡夫啟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如洪範論真王佐才也史論真良史才也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令人欲麋珠虀芝躬執匕箸

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但怪其不以所業投于明公問其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黄東為郡學官洵思遂出張公之門亦不辭矣簡夫喜其説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祇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祇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靳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于塗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為帝王師

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于再至于三
俟得其請而後已庶為洵進用之權也上歐陽内翰書
簡夫啟簡夫頃年待詔公車府因故人蘇子美始拜符
采不間不遺許接議論未兩三歳而執事被聖上不次
之知遂得以筆舌進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
可懼賞之可樂生之可即死之可避而知執事之筆舌
可畏簡夫不于此時畢其平生之力以謹自附于下風
而方從事戎馬間或告疾于舊隱故足迹不至于門藩

書問不通于左右者且十餘年矣豈偶然哉盖有故耳執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議進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權位故其一言之出則九鼎不足為重簡夫見棄于時使與俗吏齒碌碌外官多謗少譽方世之視其言不若鴻毛之輕故姓名不見記于執事矣夫人重之不為簡肯為輕哉方俟退于隴畝之中絶于公卿之間而後敢以尺書問閽吏道故舊之情今未能畢其志而事已有以奪之矣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

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嘗著六經洪範等論十篇
為後世計張益州一見其文嘆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
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佐才也嗚呼起洵于貧賤之
中簡夫不能也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
于人則簡夫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
左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為天下師洵之
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是
責執事今也讀簡夫之書既達于前而洵又將東見執

事于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累執事矣

陳希亮守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又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東坡詩案云任鳳翔府簽判日為中元節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東坡作府齋醮禱祈

諸小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淩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槖泉南則漢武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于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

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後公弼受他州饋酒從贓坐沮辱抑鬱抵于死或云歐陽公憾于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慥季常居黃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歸之元豐初東坡謫黃州者執政疑公弼廞死自東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驩甚故東坡特為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曰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

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崔德符戲語予曰果如元豐執政之疑東坡之悔豈釋氏懺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歐陽公故歐陽公自分鎮敘謝有曰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賓階書問不通于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

為殿按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史作報客曰歐陽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荅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

聞見後錄卷十五

聞見後録卷十六

宋 邵博 撰

歐陽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容有靣嘆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求盖蘇明允謝官牋中語公愛之尚不忘耳

予見司馬文正手寫歐陽公青州不俵秋料青苗錢放

罪謝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過為不然也如文正力詆青苗等事免樞近出帥長安謝表則云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害國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職當作亦不為作也如

公之四六云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為之一變至蘇東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宫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

梅聖俞著碧雲騢永昭陵時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鄭

公韓魏公歐陽公無貶外悉譏詆之無少避其序曰碧
雲騢廄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
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為御馬
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世以旋毛為醜此
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詆
中以文正微時常結中書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
既貴畧不收邺王銍性之不服以為魏泰偽託聖俞著
此書性之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

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録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録皆用私喜怒誣蔑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名梅聖俞毁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且文正公與歐陽公梅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特聖俞子孫不耀故挾之借重以欺世今録楊闢所作范仲尹墓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則其他泰所厚誣者皆迎刃而解可盡信哉僕猶及識泰知其從來最詳張而明之使百世之下

文正公不蒙其謬焉賴人王銍性之題予以為不然亦書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謬聖俞亦不失為君子矣然聖俞蚤接諸公名聲相上下獨窮老不振中不能無躁其聞范公訃詩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隅泣與衆人俱夫為郡而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佞豈所以論范公者聖俞之意真有所不足邪如著文公燈籠錦事則又與書竄詩合矣故予疑此書

實出于聖俞也
有童子問子東坡梅花詩玉奴終不負東昏按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為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亡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正用此事以玉兒為玉奴誤也又過岐亭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按盧氏雜記鄭餘慶約客食戒中厨爛烝去毛勿拗項折客為烝鵞鴨既就食各置烝壺蘆一枚于前則

烝壺似烝鴨者鄭餘慶非盧懷慎亦誤也又送子由出疆詩憶昔庚寅降屆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按南史王曇首内集聽子孫為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不墜落僧綽采蠟燭作鳳皇則以蠟鳳戲者僧綽非僧虔亦誤也又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疾矣裹飯往食之則裹飯者子輿非子來亦誤也又謝黄師是送酒詩偶逢元放覓柱杖不覺翅生來坐

隅檢左慈元放傳無柱杖酒事按抱朴子列仙傳孔元方每飲酒以柱杖卓地倚之倒其身頭在下足在上則柱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誤也又和李邦直詩恨無楊子一區宅嬾卧元龍百尺樓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寧有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無救世之

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則百尺樓者劉備非元龍亦誤也又豆粥詩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按漢史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南宫縣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非豆粥若蕪蔞亭豆粥則無逕薪破竈燎衣等事亦誤也又和劉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鬚

按唐劉夢得嘉話晉謝靈運美鬚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塑像鬚寺人寶惜初無虧損至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所得盡棄其餘則以靈運鬚鬬百草者唐安樂公主非齊東昏侯亦誤也又會獵詩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射雉獲之杜氏注為妻御之臯澤則如當訓之非地名亦誤也又海市詩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

按韓退之謁衡嶽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又云竄逐蠻夷幸不死故以為退之遷潮陽歸日作是未詳退之先謫陽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觀衡嶽之語乃云潮陽太守南遷歸亦誤也周詩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義司馬文正行狀二聖嗣位哲宗于神廟為子曰嗣位則可宣仁后于神廟為母曰嗣位則不可亦誤也又二疏贊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

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三良臣謂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也意以孝宣殺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漢史孝宣地節三年疏廣為皇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雀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有司自殺又三年當五鳳元年十二月左馮翊韓延壽棄市又一年當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二疏去之後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亦誤也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日喻眇者不識日眇

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又序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還授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歷五年至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誤也東坡信天下後世者寧有誤邪子應之曰東坡累語千百尚信天下後世也童子更曰有是言凡學者之誤亦許矣予曰爾非

東坡奈何

程文簡公父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類無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為難韓忠獻公曾祖惟古無官以忠獻貴贈太保益無可書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餘言其文無一牘語世尤以為難也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具官某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

章具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公諫臣論以為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懟抑以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為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辨獨歸過獻可為甚矣孔子自謂不及顔回曹孟德祭橋玄文云爾東坡醉白堂記亦云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之龜來見夢于宋元王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云云出史記龜策列傳韓退之孟東野失子詩云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實用此事東坡既遷黃崗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惜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也

曾南豐讀歐陽公晝錦堂記來治于相真州東園記泛

以畫舫之舟二語皆以為病

閒見後録卷十六

聞見後録卷十七

宋　邵博　撰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後苑召宰執侍從臺諫館閣以下賞花釣魚中觴上賦詩晴旭暉暉花盡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罥絮縈行仗墮蘂飄香入酒杯魚躍紋波時潑剌鶯流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懽遊近侍陪宰相韓琦樞密曾公亮參政張昇孫抃副樞歐陽脩陳旭以下皆和帝獨稱賞韓琦輕陰閣雨迎天

步寒色留春送壽杯之句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明日和詩來上帝覽之已悵然不數日祁薨益加震悼云

真宗嘗問楊大年見比紅兒詩否大年失對每語子孫為恨後諸孫有得于相國寺庭雜賣故書中者葢唐末羅虯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三羅虯登科從事坊州有營妓小字紅兒先為郡將所嬖人不敢近虯亦悅之郡將不能容虯棄官去然于紅兒猶不忘也擬諸美

物作比紅兒詩百首事出摭言亦畧見太平廣記中大年不知何也

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顔萬人喜卻回宫路樂聲長者也蓋帝幸景靈宫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等竟不登館閣以死

兖州之東有漏澤每夏中頻雨則積水彌望至秋分後聲起水中如雷一夕盡涸初不可測奇石林立或尋其

下得穴水自此入李衛公平泉有石刻字曰漏澤作亭其前曰魯石有詩云魯客持相贈瓊瓌乃不如者究之漏澤石也

國史補載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絶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賴華陰令百計取得之或云無是事予讀退之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絶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劒攢高青磴鮮達拳跼梯飊颭伶俜悔狂已咋齧垂誡仍

鐫銘可信國史補不妄

韓退之使鎮州題壽陽驛云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團鎮州歸再賦云别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秖欲飛還喜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孫子陽為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非此二人邪

錢昭度有食梨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繞齒寒予讀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為井字

黄魯直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迎風生水紋汪彦章用其體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昔宋景文問晏元獻劉夢得瀼西春水縠紋生生字當作何義元獻云作生于縠紋意不合當作生熟之生景文歎服以為妙語今彦章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豈不

聞元獻之說邪

王元之濟州人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聞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鏁閉朱門試院深嘗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為下第者裁作五言以誚之出嵐齋記

嘗見南唐李候撮襟書宮人慶奴扇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煙態拂人頭

唐荆州每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荆州解及第號破天荒東坡嘗以詩二句遺瓊州進

士姜唐佐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
也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句後唐佐自廣州隨計
過許昌見潁濱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潁濱為足成
其詩云生長茅閭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
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
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李士寧蓬州人有異術王荊公所謂李生坦蕩蕩所見
實奇哉者熙寧中宗室世居獄連士寧呂惠卿初叛荊

公欲深文之以侵荆公神宗覺之亟復相荆公荆公平生好辭官不復辭自金陵連日夜以來惠卿罷去士寧止從編置初士寧贈荆公詩多全用古人句荆公問之則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問古有此律否士寧笑曰孝經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詩孔子豈不能自作詩者亦所謂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辭位遷觀音院題薛能陸龜蒙二詩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一覺夢中身慇懃為解丁香結放

出枝頭自在春蠟屐尋苔認舊蹤隔溪遥見夕陽春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用士寧體也後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類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語唐天寶中長安雨木氷寧王薨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熈寧中京師雨木氷又華山崩阜頭谷數千百丈壓七村之人時王荆公為相變亂典常徵斂財利識者危之適韓魏公薨荆公作挽詩云木稼曽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遂以魏公當之潘邠老云

花妥鶯梢蝶溪喧獺趁魚妥音墮乃韻邵老不知秦音以落為妥上聲如曰雨妥花妥之類少陵秦人也

唐詩家有假對律曰牀頭兩甕地黄酒架上一封天子書又三人鐺脚坐一夜掉頭吟又鬚欲雪青女官猶佐子男等句是也或鄙其不韻如杜子美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又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杜牧之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亦用此律也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唐僧靈澈語東坡海會殿上

梁文全取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盖校本之誤迺形天舞干戚耳按山海經海中有獸名形天每出水必銜干戚而舞云

王荆公步月中山蔣頴叔為發運使過之傳呼甚寵荆公意不悅頴叔喜談禪荆公有詩云怪見傳呼殺風景不知禪客夜相投按李義山雜纂殺風景門月下傳呼用此事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時普以黄巢首上行在者偽也東

西二都舊老相傳黄巢實不死其為尚讓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髠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張全義故巢黨也各不敢識但作南禪寺以舍之予數至南禪壁間畫僧巢也其狀不逾中人唯正蛇眼為異耳老人言更有故寫真絹本尤奇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脱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凭闌干看落暉為李易初取也

慶歴中翰林侍讀學士淑守鄭州題周少主陵云弄耜

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隴才三尺剛道
房陵半仗來時上命淑作陳文惠公堯佐墓銘淑書堯
佐好為小詩間有奇句及有侹愎弗咸等語陳氏子弟
請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陳氏子弟恨之刻淑周
陵詩于石指倒戈為謗上亦以藝祖應天順人非逼伐
而取之落淑學士淑上章辨尚書之義蓋紂之前徒自
倒戈攻紂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經術待之如初
宋内翰祁曰白公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其獻臣

之謂乎獻臣淑之守也為文尤古奥有撰宗師體
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
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
以去李太白送賀監詩乃云鑑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
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有
以右軍寫黃庭經換鵝者又承太白之誤耳李太白俠
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
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

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子謂不然太白詠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詠俠欲有聞于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顏之推至于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又少陵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本陳勝與人傭耕之語也又少陵上君白玉堂侍君金華省本班固自敘時上方嚮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金華殿中也又少陵露井凍銀牀本晋

書樂誌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缾素綆汲寒漿也又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魚似鏡中懸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

聞見後録卷十七

聞見後録卷十八

宋　邵博　撰

歐陽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謂約以子美律詩青天外其可以白鷺洲為偶也

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時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

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慇懃如何絶
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去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
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予昔與蘇仲
虎會清溪真覺僧房客有出東坡書淵明此詩者仲虎
曰大父平生愛寫此詩于士友間數見之予曰伏羲神
農出上古所謂莫之為而任其自然下此始有傳然事
多偽而不實孔子特彌縫之使天下後世曰聖人而不
敢議功德被于堯舜以降其賢豈不遠哉如汲郡魏襄

王冢中所得竹簡文字淵明固不廢也東坡論武王非
聖人不知言者已駭然不服其可與論淵明此意也仲
虎不覺起立曰可畏哉淵明故反曰吾醉中謬言當恕
也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為昭陵侍臣其學問文
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
原父戲以為韓文究每戲曰永叔于韓文有公取有竊
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

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

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

醉留孟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歐陽公以

退之讀墨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為叛道中原父笑曰

永叔無傷事主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其句云左相日興廢萬錢飲如長

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世賢二字殆不可曉或云

世字當作避字寫本誤也蓋左相者李適之也有直聲

右相李林甫姦邪適之議論數不同自免去有詩云避
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子美
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正用適之詩語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鬭雞聯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本云
袖槌用史記朱亥袖四十斤鐵槌殺晉鄙事也
韓熈載畜妓樂數百人奉入為妓爭奪以盡至貧乏無
以給夕則敝衣屨作瞽者負獨絃琴隨房歌舞以丐飲
食東坡謝元長老衲裙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

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予獨未達東坡之意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
上天藁砧鈇也問夫何在重山出字夫出也何當大刀
頭刀頭有環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還也如李義
山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宋子京曾損歸書憑鯉尾
莫令殘月誤刀頭俱用此事云
杜子美贈韋左丞詩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原憲貧
所自不一貢公喜注引王陽入仕貢禹彈冠事雖是而

無貢公喜三字予讀劉孝標廣絶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此其自也

杜子美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後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于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張籍老將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古人傳誦以為佳句按漢書天幸二字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漢書音義數音朔則亦不可對天矣

杜子美贈髙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退之贈

張功曹詩云判簿卑官不堪説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痏盖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髙子勉親見山谷云爾予初疑其不然因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

杜審言字必簡子美大父也景龍初為國子監主簿和韋承慶山莊詩五首遥轉危峯碧橋斜鈌岸妨玉泉移

酒味石髓換粳香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猶言行樂少別向後池塘攢石當軒倚懸泉度牖飛鹿麝銜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遍池蓮摘未稀卷簾先待月應在醉中歸攜琴遶碧紗搖筆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沼花宴遊成野客形勝得山家往往留僊步登攀日易斜野興城中發朝英物外求情懸朱紱望契動赤城遊海燕巢書閣山雞舞畫樓雨餘清更晚共坐北巖幽賞翫奇他日高深處此時地為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

静魚偏逸人間鳥亦僊青溪留别興更與白雲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詩有自云

舒州峰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曾子山始見之不出于集中亦恐少作耳

國史先大父康節傳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褒矣故大父之葬門生挽詩有地下若逢常處士揶揄應笑贈官來之句

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鮑明遠云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王荆公云昔如下鞲三鶻拳今如倒曳九牛尾李太白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杜牧之云故鄉七十五長亭選詩云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太白云水忽戀前浦雲猶歸舊山嵇叔夜云委性命兮任去留陶淵明云曷不委心任去留方干云蟬曳殘聲過別枝蘇子美云山蟬帶響穿疎戶韋應物云野渡無人舟自横寇萊公云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王元之云謫居思遁世多病厭浮生萊公云愁多怯秋夜病久厭人生唐人云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梅聖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過溢城元之云燒殘灰燼方分玉撥盡寒沙始見金聖俞云力槌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杜子美云坐飲賢人酒門聽長者車荆公云室有賢人酒門多長者車唐人云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煙聖俞云千門皆禁火九野自生煙劉夢得云藥性病生諳于鵠云病

多諳藥性唐人云中流見樹影兩岸聞鐘聲張祐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諸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邪

杜祁公齒落詩有剛須饒舌在寒不為脣亡之句時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李太白詩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潛語也杜子美使君自有婦選中羅敷詩語也泥汙后土何嘗乾宋玉九辯語也

杜子美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王子韶云無風谷名

不夜城名嘗親至其地如李義山錦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莊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

杜子美以鄭李對文章嚴僕射對望鄉臺春首蓿對霍嫖姚正冠對吹帽又云軒墀曾寵鶴如鶴乘軒左氏傳注云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杜子美飲中八僊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頭白眼望青

天用兩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臨風前
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
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
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二中字
韻李太白高陽歌云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
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云影落前湖青
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
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水盤夏薦碧實脆

斥去不御懸其花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饒聲從此常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里閭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懸前所為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用兩為字韻子美太白退之于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邪

杜子美詩將軍只數霍嫖姚對苑馬總歸春首蓿嫖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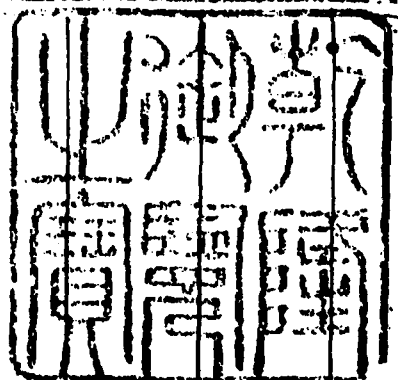
字如律當讀平聲又云杖黎妨躍馬不是故離羣離字如律當讀平聲漢書音義嫖姚字皆讀去聲音鰾鷂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字讀去聲力智反音利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

王荆公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驚密仰檐窺又氣嚴當酒暖灑急聽窓知皆退之雪詩也荆公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窓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為

非用古人陳言乃為是邪

東坡與陳傳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蓋梅聖俞法也又韓少師云梅聖俞學詩日欲極賦象之工作挑燈杖子詩尚數十首李邯鄲諸孫亨仲云吾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為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或壓也予謂歐陽公在諫路頗詆邯鄲公亨仲之言恐不實然曾仲成云歐陽公有韓孟于文詞兩雄力相當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郊

死不為梟聖俞發其藏等句聖俞謂蘇子美曰永叔自
要作韓退之强差我作孟郊雖戲語亦似不平也



聞見後録卷十八